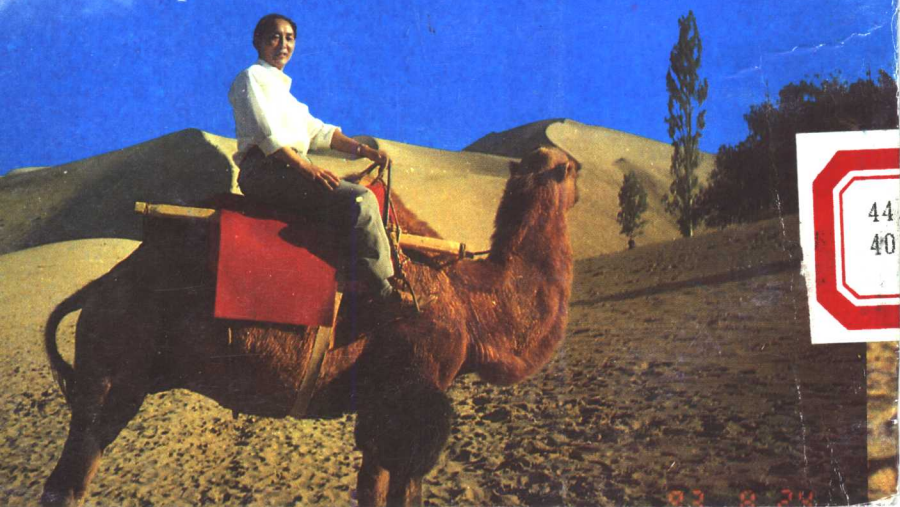


耳朵走動

戈仁 著



44
40

耳桑達勒

· 1 ·



『戈仁詩文叢書』

耳
朵
走
動

● 戈仁 著 ●

金陵書社出版公司

Qut23/01

44.362
401=5-6

「戈仁詩文叢書」

耳 朵 走 動

著者：戈仁

出

版：金陵書社出版公司

九龍黃大仙鳳德道四十七號

安利大廈三樓L座

印

刷：本公司印刷部

九龍蒲崗村道七十五號富佑大廈

電梯一字樓

版

次：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制

書

號：ISBN962-440-158-6

定

價：HK 三十圓 另捌圓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有破損、倒頁、串頁，請退回更換)

把心種進時間

——代自序

隱私滑進太陽的胴體內，超乎尋常的盛況，目光炯炯如神，把持世態炎涼，心的節奏雕築一個巨大的圖案，願望之樹高揚。

以農人的手腕功夫，關注土質的細則，手按定腦門，思索鐵鎬的力度。

以體為用，眸子穿透鐘點，通過心律的飛越，表明日子的艱辛，心在夢中落戶，處于時空之外。

嗟呼隱私，如一張犁頭，把時間的黑土翻出，心的芽苞鑒照生命，刻滿了浪痕。

目錄

把心種進時間

——代自序

第一輯 一片小小天地的風火

- 1 ● 與黑山對峙
- 2 ● 尋找鑰匙
- 3 ● 白鴿嘴裡的謊言
- 5 ● 黑蝙蝠
- 6 ● 心曲的重量
- 7 ● 床單上的臺詞
- 8 ● 空難
- 9 ● 留在深夜眸子的黑洞
- 10 ● 牛虻
- 11 ● 烏鴉
- 12 ● 問話貼進你的耳際
- 13 ● 隨想
- 14 ● 五色石的哀傷
- 15 ● 一片小小天地的風火
- 16 ● 吹氣球

- 33 ● 南洋松
- 34 ● 抒寫金色的珠璣
- 35 ● 閑情
- 36 ● 烟蒂盡處的憂鬱
- 37 ● 楓葉紅的哀祭
- 38 ● 籠中的故事
- 39 ● 目光飛出的小蟲
- 40 ● 一切的臺詞仍然是一
路
- 41 ●
- 42 ● 黑色自白
- 43 ● 孤旅
- 44 ● 流星
- 45 ● 鵝卵石
- 46 ● 楓葉紅的舞姿
- 47 ● 耳朵走動
- 48 ● 對白與魚
- 49 ● 心臟，紋身的形體
- 50 ● 太陽的泥漿

51 ● 虛歲五十五

第三輯 我與家人否

52 ● 獻給母親的歌

53 ● 敞開的心扉

54 ● 中秋古意

55 ● 于你，眼眸的表白

56 ● 我與家人否（組詩七章）

已亥年五月十二日子夜的燈

離鄉

瘋起的願望

冰川的記憶

深秋的皺紋

守夜人

出征

63 ● 舞臺上的麥克風

64 ● 荷鋤于父親的歷程

65 ● 為城市結網

66 ● 胎記

67 ● 望鄉

- 68 ● 靈意
69 ● 死亡的表情

第四輯 雨季的和弦

- 70 ● 謝幕後的婚禮
71 ● 雨季的和弦
72 ● 黑色女性
73 ● 黑色圍套
74 ● 一切火焰之上
75 ● 紋身
76 ● 站在眼睫毛上的星子
77 ● 信中讀過的明月
78 ● 被鮮花搶購的臉
79 ● 心田上的綠葉
80 ● 夏夜的硬度
81 ● 紙
82 ● 夢中等來的消息
83 ● 盼

84 ● 訣別

85 ● 消融冬天的力量

86 ● 形而上的一般

87 ● 命相

88 ● 傷口

89 ● 黑夜之囚

90 ● 經和緯的繁衍

91 ● 海岸與海岸的對白

92 ● 對接在站臺

第五輯 剛出生的孩子

93 ● 剛出生的孩子

94 ● 丟金幣的女孩

95 ● 夜思

96 ● 健美的角觸

97 ● 穿上月亮的衣裳

98 ● 這是我對你路程中最重的言辭

99 ● 鳥巢的災難

116	111	110	109	108	107	106	105	104	103	102	101	100
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	●
後記	戈仁年譜	筆端的睡眠	學會月季的表演	掌心	融聚月亮	最美的傳說	對視	牆	視綫	三月桃花雪	致阿毛	小黑奴彈響的鍵盤

第一輯 一片小小天地的風火

記憶來自鳥的眼底，繁花盛開時節，以先天下之憂作爲承啓，以後天下之樂作爲落款。星界的兩岸，是種植的兩棵思想樹。

與黑山對峙

帶着華夏的口語走上講臺，說我這個太陽的酒徒，在女媧的大堤上，用黑色的夢轟起風，轟起星星的樂隊。

太陽金輿的六條虬龍奔騰的古歌，智慧的音符，在路標上都有我的一滴汗水。想起，「沒想到死亡毀了那麼多人」，心就有流水的聲音。傲立橋頭，面對世界，在與黑山對峙中，我躬起了一個巨大的犁鐮，以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的雄風，在我心中，裝飾威嚴。

尋找鑰匙

二

商業的臉面是鮮花，商業的後腦是爛瘡。我沉睡于深谷。

血光的智慧在商標上打滾，人們的影子密密麻麻，穿梭于空中。因此世界昌盛，構成一種互補。

我的詩歌在掌心上失敗，宗教的門牙撞掉了，血流如注，洗着臉面。

似乎晨光被剝蝕，我的詩歌死過一次。

然而火鳳又復生，人類靈魂的磷光把我喚醒。人類有如此眾多的姓氏，商業的姓氏祇是一個興旺的大姓。

商業的金子是流動的水，當淹死了人，危機四伏，我的詩歌能成為截流的閘嗎？

宗教之上儀式的鑰匙就在眼前，我俯下身來。

白鴿嘴裡的謊言

白雲朵一樣飛着的幻影，嘴裡的謊言，擲地有聲。

在黑非洲的索馬里，百萬生靈的眼角，被千萬個紅頭蒼蠅啃噬。謊言流着蜜一樣的夜霧，淹沒着白晝。渴望的創痛，改變着世界。

切斷回生之路，固然是派系的拼奪，固然是蛇的舌尖圈着地域的欲望，對人們的生與死，卻睜一雙瞎眼。

月孤獨着，黑夜覆蓋着白天。

紅蘋果死在我的舌根上，立于時間的河堤，我聲淚俱下。

我在想，黑夜的牙齒怎麼這樣鋒利，怎麼把大地的翠綠嚼成沙漠。我幾乎成了煎焦的魚，找不到富有輕音的音符。

然而世態還在粗俗着，工業廢氣廢水，核廢料，汽車放着毒烟擁擠，把綠色和平部隊趕進山谷。人們在給自己製造死窟。

還有菲律賓上空的山灰，漫延着災難，華東的大水災，吞去了數百億人民幣，使土地截癱了整整一個夏天，黑非洲無以計數的生靈，被旱魔嚼成了焦土。可白鴿還在飛着，還在嘀咕着春韻。

虹似乎已沒有駐足之地，我舌根死了的蘋果汁沒地方安葬。

言辭錯位了一萬次，暗啞的歲月渲染一種氛圍，一寸一寸詛咒在我的眸子裡，成了畢加索《自畫像》一雙無底的黑色洞穴。

白鴿嘴裡的謊言刮成了颶風。我在心中海藍色日記本的封面寫下格言：憤怒，是我白色激光的大火，在聖潔的殿堂，將洞穿整個宇宙的本質。

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